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1周年特别策划

在保障中战斗，在战斗中保障

——回忆父亲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开拓现代后勤工作

■洪 虎



我的父亲洪学智于1950年10月奉命奔赴朝鲜前线，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分管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工作。抗美援朝战争中，广大后勤官兵保障边战斗，付出了极大牺牲，完成了繁重的后勤保障任务，有力保障了战争的最终胜利，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对祖国的忠诚。

善于适应形势任务变化，着眼新的作战样式，探索建立集中统一后勤指挥体系，形成了合成军队后勤组织结构。相较国内作战，抗美援朝战争远离后方，补给方式由分散就地筹措、就近保障，发展为依靠国家、统一供应。面对陌生的战场、陌生的敌人、陌生的作战样式，父亲深入分析战局，及时向彭德怀司令员、军委提出后勤要加强组织领导、实行集中统一指挥的建议。军委批准并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后），任命我父亲兼任司令员，同时调配各兵种协同后勤作战。志后除负责统一管理朝鲜境内我军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还统一指挥配属后勤系统的各部队。根据作战后勤保障需要，在兵站、分部以及财务、军需、卫勤、军械等专业做了充实完善，制定了工作机制和标准，形

成了统一指挥、上下衔接、前后贯通，能打、能防、能运、能供的全能保障体系，实现了由单一兵种后勤向诸兵种合成后勤的转变，提高了志愿军后勤保障能力。

善于透过现象抓本质，针对战争初期后勤保障的被动局面，提出实行划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把战役后方的稳定性与战术后方的机动性紧密结合起来。战争初期，志愿军后勤分部按照作战方向部署兵站，对部队实施跟进保障，分部与兵团后勤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一定程度上造成保障工作的被动。通过调查研究和实战摸索，志后及时对后勤供应保障体制作出调整，把祖国口岸到一线各军之间划为战役后方，划分若干供应区，取消兵团后勤，设立分部直接对各军实施供应；再把军后勤至前沿阵地划为战术后方，由军以下部队按建制供应。这种体制符合与作战指挥体制相一致的原则，理顺了供应关系，提高了保障效率。与此同时，根据战场需要实行后勤保障战斗化，履行“指挥战斗、组织供应”的双重职能，确保志愿军后勤“在保障中进行战斗，在战斗中实施保障”，扭转了不利局面。与战争初期相比，车辆损失率由42.8%下降到1.8%，物

资损失率由13.4%下降到10.8%，运输效率提高76%。

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坚持“千条万条运输是第一”，奇迹般地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困难和挑战超乎想象，出国部队粮食被装供应、弹药武器补充、伤病员救治治疗等都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每天几千架次敌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即使后方物资再充足，运不上去也没用，伤病员不能及时运下来，许多战士会失去宝贵生命，运输就成了主要矛盾。志后抓住运输这个关键，采取构建运输网络、组织接力运输、开展对空作战、随炸随修随通等针对性措施，在没空制空权的情况下，粉碎了敌人的“绞杀战”“窒息战”，取得了最大保障成效。

1951年1月到1952年2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敌机轰炸量增加了7倍，我军物资运输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两倍以上，前线官兵称赞志愿军运输线是“钢铁运输线”“生命线”。

善于走群众路线，汲取群众智慧，集聚群众力量，创造性解决后勤工作难题。志后经常开“诸葛亮会”，问计于官兵，总结部队特别是基层一线的有效经验做法并加以推广，克服了许多困难。比如，战争初期，志愿军长期吃不到蔬菜，加之基本昼伏夜出，很少见阳光，导致一些官兵缺乏维生素，得了夜盲症。有官兵得到朝鲜老百姓治疗夜盲症的土

法子：一个是煮马尾松针汤喝，一个是吃小蛤蟆骨朵（蝌蚪），我父亲发现有效后立即推广，加上供应的食品不断丰富，很快消除了部队夜盲症。又如，在火车运输上，采用“游击车站”和“羊拉屎式装卸”等方式在站外“分散甩车、多点装卸”；对因紧急抢修经不起车头重压的铁路桥，采取“顶牛过江”的办法，在火车过江时将车头调至列车尾部，用车头顶着较轻的车厢过桥，桥对面再用另一个车头拉走。再如，在公路运输上，将成排运输改为分散运输跑单车，实行分段包运制，沿线挖掘隐蔽掩体，减少人员伤亡、车辆损失，提高运输效率。

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于后勤现代化建设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成为指挥员定下决心和实施部署的主要依据之一。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实践和经验充分说明：后勤力本身就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战斗力之外的保障因素。抗美援朝战争是出国作战，远离后方，以前我军所熟悉的“他供”的方式已由“自供”所取代。部队前线作战，后勤力已成为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不是可有可无、可以忽略的战斗力之外的保障因素。

后勤力是战斗力持续生成的保证。一线部队的战斗力是动态的，不是固定不变的，有一个持续生成的过程。如果后勤保障不及时，战斗力自然就会下降。这时候，后勤保障显得尤为重要，部队机动开进、粮弹物资补给、伤病员救治等后勤力，是部队战斗力持续生成的重要支撑。

后勤运输线是战斗力的“生命线”。抗美援朝战争打到中后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拼后勤。由于我军后勤补给方式落后，加之美军强大的空中封锁，交通线受阻，致使战斗物资主要靠士兵随身携带，往往只能支撑一周的作战行动。血的事实证明，物资再多，运不到前线，送不到一线官兵手上，都是没用的。战争中，后勤运输线是真正的“生命线”“胜利线”“救命线”。

后勤工作也要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才能实现战斗化保障。在战斗中保障，在保障中战斗，是志愿军后勤保障的真实写照。正是由于志愿军后勤部队自身有较强大的作战和防护能力，才能突破美军的层层封锁，将弹药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保证了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以上这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是十分珍贵的，对加速推进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吉林省原省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之子）

指挥员感悟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志愿军以陆军对敌陆海空三军，以平面作战对敌立体作战，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先进武器，一些战斗中的兵力兵器密度、火力密度，甚至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场非对称性特征明显的情况下，志愿军抓住和利用美军作战中的弱点予以打击，战役、战术上实行近战、夜战、速决战，有效削弱了美军的火力、机动性、保障力优势，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马克斯韦尔·泰勒深有体会地说：“他们很会运用战术来降低我们的火力优势。”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变”是战法唯一不变的特征。重视战法创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改变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法，实行战术性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通过“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后来，又建立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创造了上甘岭战役的奇迹。

瞄准强敌软肋 创新管用战法

■黄庆利

第二次战役：战史钩沉与胜利启示

■张 馨 张敬霞

1950年11月6日至12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吸引到预定战场，突然发起反击，不仅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圣诞节攻势”，而且重创强敌，将敌人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这次战役，我军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战略意义至为重大的一次胜利，在美国朝野上下引起剧烈震动。美国舆论界把美军在朝鲜的失败称作“噩梦”“悲剧”，惊呼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战役复盘

伴顺敌意，诱致至预定战场。第一次战役结束后，美对我参战兵力意图尚判断不清，认为出现在朝鲜的中国人只是零星志愿者，美军胜利已成定局。于是，仍计划先以地面部队试探性进攻，然后从东西两线向北发起总攻，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

在此之前，彭德怀就认为“联合国军”可能会重新组织进攻，提出巩固胜利、准备再战，如敌再进，让其深入后反击之。毛泽东完全同意彭德怀的意见。据此，志愿军决定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

11月6日，“联合国军”开始试探性进攻。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以部分兵力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在我军一系列佯动策略的迷惑下，敌人打消顾虑，放胆北进，至21日，东西两线之敌都被诱入我预定战场。

西线反击，美军损失惨重退回平壤。11月25日，西线志愿军首先发起反击。我军抓住敌薄弱环节，先以38军、42军在40军一部的配合下，向担负美第8集团军右翼进攻任务的南朝鲜第2军团第7、第8师发起反击，一夜将这两个师大部歼灭，打开战役反击的突破口。接着彭德怀命令西线其他部队歼灭当面之敌。同时采取双层迂回战役部署，命38

军实施内层迂回，穿插三所里；命42军实施外层迂回，穿插顺川、肃川，断敌退路，以便主力正面追击和侧击溃逃之敌。

志愿军各部闻令而动，38军113师表现尤为突出。该师奉命敌后穿插，抢占三所里。部队14小时急行军72.5公里，先后打垮多股袭扰敌军，并在天亮后一反严密伪装、隐蔽行动的常规，以行军队形沿公路跑步奔袭敌后。敌机反复侦察，判断这是一支从前线换防下来的南朝鲜军。113师夺占三所里后，抓住战机，先敌抢占另一要点龙源里。凭借仅有的轻武器，与突围和接应的机械化强敌激战50余小时，使南逃北援之敌相距不足千米，三天都未打开通路。

战至12月1日，美军损失惨重，被迫丢弃全部重装备，转向向西，从安州、肃川退回平壤。西线我军于12月2日停止追击，转入休整。

东线反击，全歼“北极熊团”。西线反击打响时，东线之敌仍继续北进。11月27日，美陆战第1师主力和第7师1个加强团进入长津湖地区。27日晚，志愿军第9兵团完成攻击准备，突然发起反击，一夜间，将敌分割包围于长津湖东、西两侧及南岸的下碣隅里、柳潭里、新兴里三个孤立点。

被包围的敌人不仅地面火力凶猛，还有强大的空中支援，我军一时难以吃下对手。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第9兵团决定集中力量逐次歼灭被围之敌。11月30日晚至12月2日拂晓，27军集中兵力，全歼被围于新兴里的美第7师第31团级战斗队（“北极熊团”）3100余人，缴获该团团旗。这次作战创造了一战全歼美军一个团的范例。至此，东线美军全线动摇，向南突围。志愿军投入预备队对敌展开围追堵截。

“联合国军”遭我沉重打击后，被迫于12月3日开始总退却。志愿军乘胜追击。至24日，除襄阳一地外，敌人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

战役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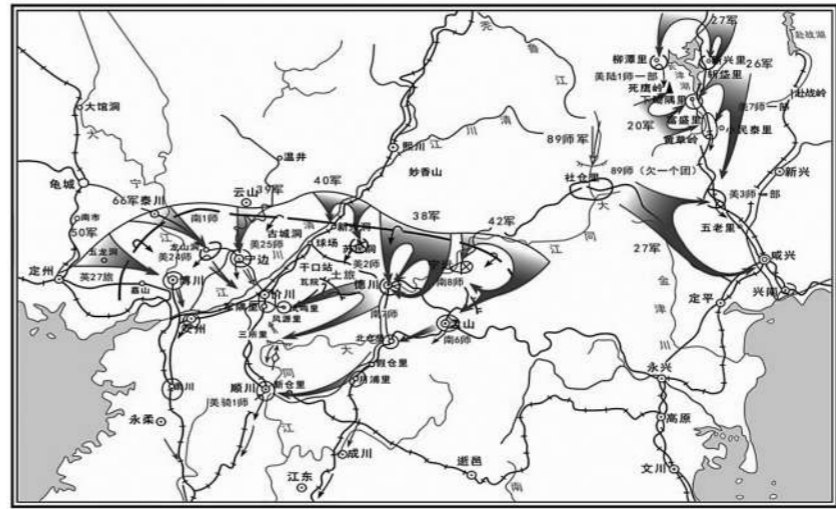
第二次战役是我军抗美援朝战争中运动战阶段最精彩的一场战役，有力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这场战役经验启示很多，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有我无敌的战斗精神、一切为了胜利的勇于担当、艰苦卓绝的后装保障外，以下三个方面尤其值得深入研究。

高敌一筹的战略指导是“先胜而后战”庙算制敌的前提。战争较量，第一位的是双方战略指导的较量。与麦克阿瑟的一厢情愿、盲目乐观相比，我方战略指导明显更加高明。首先，正确评估敌我力量对比，急调第9兵团秘密入朝，保证了对阵强敌兵力上的优势。其次，充分利用敌人恃强骄纵的心理，诱敌深入。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采取宽大正面运动防御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示弱骄敌。三次主动后撤，制造溃逃假象，同时释放战俘，除了宣传志愿军是正义之师和宽待俘虏的政策外，还向他们散布我军补给困难、要撤回国内的消息，借俘虏之口蒙蔽敌人。一系列伴顺敌意的欺骗手段迷惑了对手，“联合国军”大举北进，最终进入我预定战场。

受条件限制，以往战争的战略指导和筹划更多依靠统帅和高级将领的经验智慧，更多体现的是指挥艺术。现代战争对战略指导的科学性、时效性、对抗性、应变性等都提出更高要求。我们在筹划指导战争时，应坚持科学与艺术的统一。不仅要发扬传统，善于运用谋略和智慧，也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作战实验、兵棋推演等现代技术手段，庙算谋算与精算细算相结合，提高战略指导的科学性和精确度。

打破对手作战体系的平衡稳定能够大大提高作战效益。第二次战役中，针对美军机械化部队对交通线依赖大，害怕退路被切断的弱点，志愿军广泛采取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经过图



穿插迂回、分割包围战术，屡屡插入敌人内线或巧妙迂回敌后，将敌割裂，致敌作战体系失去平衡，甚至迅速崩溃。

现代战争在全球多维同步展开，作战体系各部分的有机融合更为协调紧密，超越了战斗力诸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直接连接，整体效能呈指数级跃升。强敌比过去更强调发挥其作战体系的“整体涌现性”。而一旦系统结构被打破，这种整体涌现性立即就会瓦解，出现战斗力的“崩塌效应”。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强敌最大的优势是电子技术无所不在的渗透和网络技术纵横一体的支撑。“打要害、破体系”“毁网断链”是我军敌所恃、破彼之强的基本着眼点。用系统论的方法去分析问题，就容易找到制胜的枢机。要想设法破敌军事信息网，视情破敌战争潜力信息网；努力切断敌侦察预警链、指挥控制链、武器打击链、导航时频链及综合保障链。在此基础上把握战机，扩大战果。

限制强敌的优势发挥，迫其不得不

与我进行“公平战斗”。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典型的不对称战争。面对美军不计成本的密集火力和空地立体突击，志愿军抓住对手难以克服的弱点，千方百计限制其优势发挥。如将夜战、近战提高到战役甚至战略高度充分运用，令敌难以实施空中支援。我军还充分利用地形设计战场，令敌机械化部队无法发挥优势，火炮难以克服射击死角，等等。

美军特别强调发挥技术和装备优势，其高级将领中流传着一句话：“绝不能让自己的部队陷入一场‘公平战斗’。”然而近年来，无论伊拉克战场上的迪瓦尼亚夜间战斗，还是阿富汗战场上的“落锤”行动，装备技术占压倒性优势的美军都陷入与对手近距离贴身缠斗之中，付出了出乎意料的代价。这也启示世人，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对手，保持主体意识，不让对手按其训练的方式、擅长的方式作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坚持有利于我的非对称作战，既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本途径，也是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

能不能瞄准强敌弱点，创新有针对性的管用战法，考验着各级指挥员的指挥素养。面对战争形态的加速演变和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离不开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的比拼，更离不开过硬的指挥素养和高超的指挥艺术。这就要求我们在组织实施训练时，要把提升指挥员的指挥素养作为关键。通过设置对手、设难环境、设足条件，倒逼指挥员紧盯作战全局，练筹划、练指挥、练谋略，真正形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为魂的能力。突出临机情况设置，构造乱局、变局、难局、危局、僵局，让指挥员在纷繁复杂的战场态势中发现问题、寻找对策、提高素养，形成应变和处置能力。着眼未来信息技术发展和新型作战力量使用等日益成为带动战斗力整体跃升的“新引擎”，注重构造联合作战背景和体系支撑条件，诱导各级指挥员瞄准联合作战的“靶心”，盯住敌人的死穴，创造克敌制胜的管用战法。

（作者单位：66242部队）



查看更多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本版图片来自《解放军画报》资料室

版式设计：贾国梁

